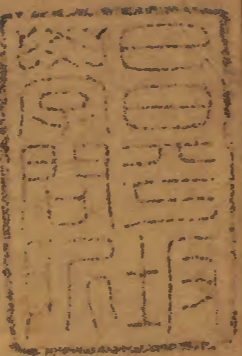


愛日精廬藏志書 五六



漢書門		九二七一	
二四	七	二	一
冊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二九七	九二七一	漢	
函	二七	書	
一三	四	冊	
架	一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271
冊數	24	(3)
函號	297	90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五

經部

淺草文庫

春秋類

春秋左傳正義三十六卷

臨金壇段氏按宋慶元本

唐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勅撰

序

後序

中賓

中字宋本甚模糊或
是作字姑以意定

叨蒙異恩分闡浙左仰體聖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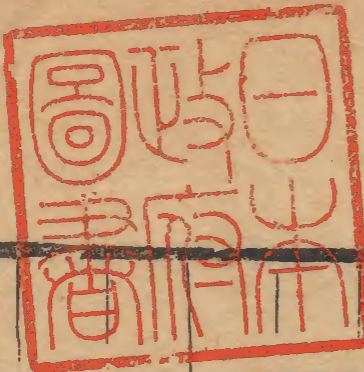
子崇尚經學之意惟恐弗稱訪諸僚吏則聞給事中汪公

之為帥也嘗取國子監春秋經傳集解正義參以閩蜀諸

本俾其屬及里居之彥相與按讎毋敢不恪又自取而觀

之小有訛謬無不訂正以故此書純全獨冠他本不憚廣

愛日精廬



費鳩工集事方殷而遽去今檢正俞公以提點刑獄兼攝
府事亦嘗加意是書未畢而又去中賓竊惟春秋一經褒
善貶惡正名定分萬世之權衡也筆削淵奧雖未易測知
然而左氏傳杜氏集解孔氏義疏發揮聖經功亦不細萃
爲一書則得失盛衰之迹與夫諸儒之說是非異同昭然
具見此前人雅志繼其後者庸可已乎遂卒成之諸經正
義既刊于倉臺而此書復刊于郡治合五爲六炳乎相輝
有補後學有裨教化遂爲東州盛事昔熙豐大臣疑是經
非聖哲之書不列于學官識者痛之中興以來抑邪訛尊
聖經乃復大顯以至于今世道所關不可以無述也於是
乎書慶元庚申二月既望吳興沈中賓謹題

杜氏後序并淳化元年勘校官姓名及慶元庚申吳興沈

中賓重刻題跋一篇依宋本抄補于後 戊子三月借得
朱君文游滋蘭堂藏本及石經詳細手校凡宋本有疑誤
者悉書于本字之旁經傳文兼從石經增正一二七月三
十日校畢治泉樹華記

南宋翻刻北宋本無陸氏音義復以釋文并借得金梧亭
惠松崖兩先生從南宋本手校者互勘一過八月廿五日
此宋淳化庚寅官本慶元庚申摹刻者也凡宋本佳處此
本盡有凡今日所存宋本未有能善於此者也爲滋蘭堂
朱丈文游物陳君芳林子乾隆戊子借校一部陳君旣沒
嘉慶壬戌予借諸令嗣命長孫美中細意臨校次子駮倅
而終之吾父有左傳之癖此本當同吾父手寫本子孫承
遠寶愛文游名與藏書最精今皆散左傳今在歛金修撰

輔之家芳林著春秋內外傳考證宋庠補音考證東原師
甚重之癸亥五月段玉裁記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十二卷

臨何氏按宋余仁仲本

漢何休學 後有經傳注音義字數三行余仁仲刊于家
塾一行上方臨惠氏評閱語

序

卷三後題識云借蜀本大字按此三卷鄂州州學官書最
爲精善惜無單疏本按疏文脫誤也康熙五十六年冬十
月望日小山何煌記

康熙丁酉冬假同門李廣文秉成所買宋槧官本手按再
令張翼庭倪穎仲各按一過今以其手按本相勘猶有漏
落三人僅敵一手何秉成之心如絲髮也書以識愧己亥

初夏何仲友

蜀本按經注三卷

元板按疏

宋槧官本按經注全

唐石經按經

惠松崖評閱

春秋穀梁傳十二卷

臨惠氏按宋余仁仲本

晉范甯集解 卷末有經傳注音義字數三行及國學進
士余仁仲劉子庚陳幾張甫奉議郎簽書武安軍節度判
官廳公事陳應行等銜名五行又余氏萬卷堂藏書記本
印上方臨惠氏李氏評閱語文公以前據南監本按

序

昭公十三年吳滅州來下題識曰此卷先命奴子羅中郎用南監本逐字比校訖又以建安余氏萬卷堂集解殘本章丘李氏穀梁疏殘鈔本手校復用石經參校經傳譌謬都淨注疏中亦十去其五獨惜余氏本宣公以前鈔本文公以上俱缺無從取正耳康熙丁酉初夏何仲子記無名氏題識曰自七卷至末經傳本惠松崖先生校過余照惠本臨出而宋本亦藏余家又細心校對一一注出庶可無遺恨矣

宋刊穀梁余仁仲本大字廿二行十九字注雙行每行廿

七字

釋音同

建安余氏萬卷堂本集解校注

宣公元年起

章丘李氏穀梁疏校疏

文公元年起

南監本

唐石經校經

惠半農閱

棟參

春秋穀梁疏殘本七卷

抄本

唐國子四門助教楊士勳撰 原十二卷今佚一至五五

卷單疏本自儀禮外惟穀梁爾雅尚有傳本爲楊氏邢氏原書爾雅疏未之見是書則從李中麓藏本轉輾傳寫者闕文誤字雖亦不少以無別本可校姑仍其舊不敢據注疏本臆改也中有遠勝今本而校勘記未載者畧疏一二于後襄六年齊侯滅萊云云當在十有二月齊侯滅萊下單疏本另標起止閩本與莒人滅繒疏并作一段襄二十七年傳織絢邯鄲云云當在衛侯之弟專出奔晉傳織絢

邯鄲下單疏本另標起止閩本與衛殺其大夫甯喜疏并作一段此可正注疏本分隸之誤也文三年死而墜地閩本地作者案上云螽死而墜于地下云螽飛在上墜地死則地字較長宣八年有事于廟而聞之者去樂句卒事而聞之者廢釋閩本去樂下多卒事至三字成二年但傳以此戰不詐閩本詐作許案上云豈使詐戰則詐字較長三年注迫近至諡也閩本作迫近至稱諡案注云迫近言親禰也桓僖遠祖則稱諡楊所見本或有也字故云至諡也五年又別一案又別一者別例一也范氏出女例三別例一故云又別一閩本一作引誤十五年不與大夫之持伯權也閩本持作得義雖兩通持字較長昭二十三年傳於無嫌之義閩本傳字脫案疏云孔子書經游夏爲傳經於

不疑之中而彊生疑傳於無嫌之義而巧出嫌則傳字似不可少定元年人情之意欲其有得案得謂得雨也閩本得作益誤哀十二年夫人薨者十閩本十下有而書葬者十五字八者並書葬案夫人薨者十隱公夫人昭公夫人不書葬則書葬者止八閩本八作十誤此可正注疏本字句之誤也至若文元年春秋內魯閩本內作向二年著裕嘗者謂之大事閩本之作以八年歸其宗廟閩本歸作掃八年有二種之意也閩本二作可成十年衛侯之弟專爲罪兄稱弟閩本衛侯作侯伯弟作尊十六年如公羊晝日爲真閩本晝作書昭二十六年言外者據內生名閩本內作丙哀四年春秋賊不討則不書葬閩本書作葬此則筆晝之誤尤顯然者也中遇貞字俱作真蓋避宋諱志作至

如作而至作致蓋古字通用何作可蓋宋本殘缺影寫者就半字寫之蓋其慎也是書于傳注不錄全文止標起訖綜其體例大要有三或標某某至某某或標某某云云或竟標傳注全文一二句注疏本欲歸一例俱改作某某至某某釋曰二字或有或無傳注則一一標出注疏本傳注二字大半刪去而每段俱增釋曰冠之非單疏本尙存原書面目無從復識是固當與儀禮疏同爲希世之珍也

春秋啖趙二先生集傳纂例十卷 舊抄本

新刊標注蜀本王學士當春秋臣傳三十卷 舊抄本

宋 朱子當以直學省元曾基之學諭省元巨聞之同校正

春秋五禮例宗十卷 舊抄本

宋 雪川張大亨集 闕卷四卷五卷六三卷

自序曰昔杜元凱作釋例以明春秋異同之義事類相發各爲條綱使覽者用力少而見功多可謂善矣然其間雜以傳例與經踳駁而又摘數端不能該盡學者病之唐陸淳乃因啖趙之餘別爲纂例其所條列一出於經比於杜公詳顯完密後之說者謂之要例然淳拘於微文捨事從例故事有相濟以成而反裂爲數門者非特差失其始終抑亦汨昏其義趣聖經大旨支離失真迷眩後生莫此爲甚蓋人之美惡大小萬殊聖人因其實而被之以名豈顯拘於繩約若乃定其筆削以示後世則固有典要存焉善學者因其人之美惡以推聖人之心而究觀其典要之所

於斯乃綴緝本文通其乖舛以刊前作之誤名曰春秋五禮例宗蓋周禮盡在魯矣聖人以爲法凡欲求經之軌範非五禮何以質其從違觀者或無間於古今則當信予言之不妄也紹聖四年二月十七日序

春秋讞二十二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葉夢得撰 凡左傳十卷公羊穀梁各六卷

春秋考十六卷

抄本

宋葉夢得撰

自序曰葉子曰吾爲春秋讞是正三家之過亦畧備矣古之君子不難於攻人之失而難於正己之是非蓋得失相與爲偶者也是非相與爲反者也必有得也乃可知其失必有是也乃可斥其非而世之言經者或未有得而遽言

宋雪川張大亨集 闕卷四卷五卷六三卷

自序曰昔杜元凱作釋例以明春秋異同之義事類相發各爲條綱使覽者用力少而見功多可謂善矣然其間雜以傳例與經踳駁而又摘數端不能該盡學者病之唐陸淳乃因啖趙之餘別爲纂例其所條列一出於經比於杜公詳顯完密後之說者謂之要例然淳拘於微文捨事從例故事有相濟以成而反裂爲數門者非特差失其始終抑亦汨昏其義趣聖經大旨支離失真迷眩後生莫此爲甚蓋人之美惡大小萬殊聖人因其實而被之以名豈顯拘於繩約若乃定其筆削以示後世則固有典要存焉善學者因其人之美惡以推聖人之心而究觀其典要之所

在則其旨不辨而自白矣顧予非知經者特懼子弟之溺

於斯乃緝本文通其乖舛以刊前作之誤名曰春秋五
禮例宗蓋周禮盡在魯矣聖人以爲法凡欲求經之軌範
非五禮何以質其從違觀者或無間於古今則當信于言
之不妄也紹聖四年二月十七日序

春秋讞二十二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葉夢得撰

凡左傳十卷公羊穀梁各六卷

東萊呂太史春秋左傳類編

舊抄本

宋呂祖謙撰

不分卷自周至論議凡十九門官制分子

目九曰周曰魯曰晉曰楚曰齊曰宋曰鄭曰衛附諸小國
曰家臣論議分子目七曰典禮曰兵曰土功曰荒政曰火
政曰諸侯政事曰名臣議論每門俱前列左傳而以國語
附其後首有年表三十綱領二十二則年表者以魯紀年

而諸國征代會盟諸大事列其下綱領者雜採尙書周禮
禮記論語孟子國策漢書及晉杜氏預宋呂氏希哲謝氏
良佐之說以爲一書之綱領也是書直齋書錄解題宋史
藝文志明內閣書目著錄六卷經義考注佚伏讀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曰左傳類編久無傳本則是書之佚久矣
此本首尾完整洵稱奇秘惟不分卷數與陳氏等所載不
符或傳寫者合并歟

直齋書錄解題曰左傳類編六卷呂祖謙撰分類內外傳
事實制度論議凡十九門首有綱領數則兼采他書

程端學曰左氏類編門人所編春秋本義

春秋左氏傳續說十二卷附綱領

文瀾閣傳抄本

宋呂祖謙撰

左氏摘奇十二卷

影寫宋刊本

宋胡元質撰

左氏摘奇皆手所約取鈔木于當涂道院與同志者共之
乾道癸巳元日吳郡胡元質書

直齋書錄解題曰左氏摘奇十二卷給事中吳郡胡元質
長文撰

春秋分紀九十卷附例要

抄本

宋程公說撰

司馬子長始爲紀傳表書革左氏編年之舊踵爲史者咸
祖述焉近歲程君伯剛又取左書釐而記之一用司馬氏
法然則編年果紀傳表書之不若乎按詩王政廢興大小
分載是爲二雅十五國事各以條列則曰國風此固紀及

世家之權輿也懷襄既定邦賦以成厥有禹貢前代時若
分職以訓專爲周官此則八書之端緒也左氏身爲國史
讀夫子之春秋將傳焉以翼之遂爲席卷載籍包舉典故
囊括萬務并吞異聞之規摹然事雜而志繁義叢而詞博
非芻臆之大或得此而遺彼非精力之強或舉始而忘終
析異合同彙分區別君蓋善學左氏者匪編年不紀傳若
也始君爲邛南校官嘗過漢嘉我先忠公實爲守君入謁
以春秋官制贊焉先公異之俾侶往丹鉛點勘不以旅寓
輟後三十餘載書旣藏秘府君弟季與自頌臺薇省作牧
宜春鉞而廣之以序見屬於是從君之子子午取全書繙
閱焉年表之卷九世譜七名譜二書二十有六周天王事
二魯六晉至吳世本之數與書等次國小國四夷附錄十

有三其於諸書力尤浩大凡厥典制宗王揭周侯度不恭
是非自辨封建廣狹閭餘舛差說多紛紜訂使歸一當曦
之叛棄官入山茹涕修之事定竟死子午語我猶記遺言
吾書始周終肅謹氏金源自出臣子可忘嗚呼夫子春秋
有事有文有義尊王抑霸貴夏賤夷此所謂義非耶今事
與文君既殫精思矣其於義也不惟口之抑又身之自唐
以來或欲獨究遺經閣東三傳不知鑿空而立已見與比
事而探聖心所德孰多使與君同時獲見此書必將曰吾
改是君名公說籍敘宣化故口徙云淳祐三年夏四月乙
卯南光游侶序

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
國史大事書之以策小事簡牘而已春秋魯史也仲尼加
筆削爲垂世之經孟軻氏發明宗旨曰世衰道微邪說暴
行有作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
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又曰王者之迹熄
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
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某竊取之矣烏乎
孟子之言則春秋傳心之要也夫春秋爲天子之事當本
之周易爲本之魯也本之魯而元年春王正月加王乎其
間以魯而系之王示天下諸侯皆當宗王也列國之事不
一矣事有隱惡安得盡見之赴告冊書所可見者大綱存
焉舉其大綱則妙而天道微而物變與夫國異政家殊俗
可以推見此春秋詳於內魯而亦該夫侯國之政也左氏
傳經紀載博備兼列國諸史之體使後之訟事以求經不

爲無取然或謂艷而富其失也誣公穀二傳解經多而敘
事畧亦蔽於短俗學者高則束傳而談經下則詢文而違
理嘗竊病之輒推春秋旨義卽左氏傳分而記焉事雖因
於左氏而義皆本諸聖經又旁采公穀及諸子之說精且
要者附正其下冠有周尊王也次以魯內魯也自晉以下
爲世本者十有二次國小國各自著錄又爲年表世譜書
總九十卷目曰春秋分記曲明聖人遺意以示來世至於
得失盛衰之變亦備論其故蓋春秋則以見天下之當一
乎周而分記則以見列國之所以異因其異而一之此分
記所爲作也尙春秋意也開禧二年歲在乙丑春正月丙
戌眉桂枝程公說伯剛甫序

先兄伯剛自童丱至強仕殫思於春秋一書不自覺其心
力之耗重以感時憤懣沒其元首言之可爲楚愴猶幸先
一年而分記書脫藁持是以待後之學者其爲壽也不亦
多乎哉兄早登進士科須次親庭及爲廣都主簿臨卽教
官公許皆得侍左右每見其窮晝夜廢食寢節玩索探討
鈎纂竄易前後積藁如山先君子先大人一日閱所坐蒲
團穿破意竊嘉之而亦憂之或勸以惜精神養壽命兄拱
手答曰學不可以而修短不可期苟得就此書庶無負大
人及吾母教誨二親固疑其語之不祥後一年而卒死生
出入意者自有見而然耶公許幼刻意欲自見於詩文所
習博雜兄責之甚厲忝繼名弟偶以組繡肇悅見知於當
代文章家游揚引重謬承人乏載筆入直禁省而經訓窳
奧未之有省多以是有愧於吾先兄是書嘗得備四庫之

儲塵乙夜之覽學春秋者多欲傳抄苦於編帙之夥誤口
口恩職牧宜春六閱月綱條粗整因有餘力刻梓公帑廣
其傳於四方兄玉立頎秀蜀之儒先若李文懿公楊恭惠
公劉文節公游忠公劉清惠公寶謨宇文公皆深知之而
鄧元卿薛中章宋正仲李德秀馮公輔程元甫李貫之張
義立與今秀巖李微之太史諸賢則同志而相與講論者
也東南鉅公將指使蜀兄與之際遇尤加賞而敬愛之厚
莫若大諫溫陵傅公傅公在朝訝嗣音之問闕適有故吏
上謁亟問以安否狀何如吏具以答傅公歎惋不已兄之
學於春秋爲專門然每與仲遜兄揚摧今古所著金石刻
辭極精詣詩亦雅淡銳欲以不朽自樹立而皆不克壽可
悲也已宇文公正父從南軒最久以學行著西南兄事之
期年得南軒講論理性之說益以茲事自任天假之年其
所成就詎止是耶猶子子任頃歲避地下峽乃盡以兄遺
文篋藏與俱油口風濤獨分記得免適經進副本留京邑
得以參校舛誤斯文之不墜失也而忍使之堙晦無傳可
乎若夫仲氏之詩文甚富不幸併燬於兵難矣兄之言行
得文節劉公誌墓足以詔永久論著之法亦已詳所自爲
序及知院資政公毅堂游公冠篇端之作手足鍾情愴慕
奚極凡夙昔所親見兄稽古之勤求益之切取友之端具
載如上方抑以表見吾兄此書非與淺學編類以備遺忘
者同覽者當自知之公論在人小子不敢得而私也淳祐
三年癸卯歲立秋節季弟朝奉大夫直寶謨閣知袁州軍
州事借紫程公許序

春秋講義四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戴溪撰

春秋集傳十九卷附綱領

抄本

宋張洽集傳 是書經義考注佚諸家書目亦絕少著錄者伏讀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曰集注遺本僅存集傳則佚之久矣今讀

其書統會羣言培擊偽辨尊王黜霸大義凜然凡二百四

十二年之事與漢唐以來諸儒之議論莫不考覈研究以

成一家之書其采集衆說以一家爲主而以諸家之說可

互相證明者附注于下所採自三傳外於晉唐則杜預啖

助趙匡陸淳於宋則二孫覺二劉敞伊川程氏頤襄陵許

氏翰武夷胡氏安之說居多餘若晉范氏甯唐孔氏穎宋

蘇氏轍呂氏中胡氏寅以及王氏石氏任氏景氏范氏名

未詳則偶一採取不及杜啖諸家之備也洽亦間附已說如

隱公元年春王正月條謂周人改月見于書傳坦然甚明

但當時兼存夏正故經傳之間互見迭出深以胡氏夏時

冠周月之說爲非辨析至詳附注幾及千言皆集注所未

及是固當與集注並行而不可偏廢者也原本二十六卷

今佚卷十八至二十卷二十三至末凡七卷繳省投進狀

後有延祐甲寅李教授捐俸補刊于臨江路學兩行

張洽繳省投進狀

洽曾孫庭堅綱領後跋曰路學所刊集傳無綱領庭堅延

祐甲寅奉命校正遂以此請李廣文併刊方爲全書諸費

皆廣文自爲規畫不申支不題助故事成而人不知第集

注沿革未刊庭堅繼今圖之百拜謹識

春秋說三十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洪咨夔撰

自序

春秋左傳句解七十卷

元刊本

曝書亭藏書

宋林堯叟注

明崇禎時杭州書坊以林注分附杜注而

是書遂晦此本猶是林氏原書首卷有朱彝尊錫鬯南書

房舊講官兩印

春秋纂言十二卷總例五卷

舊抄本

元吳澄學

自序

春秋三傳辨疑二十卷

文瀾閣傳抄本

元程端學撰

春秋讞義十二卷

抄本

元吳郡後學王元杰集讞

伏讀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曰原書十二卷久無刊本諸家所藏皆佚

脫其後三卷無從校補云云此本後三卷完善無闕可貴

也

于文傳序

至正十年

春秋諸傳會通二十四卷

元至正刊本

元廬陵進士李廉輯

自序後有至正辛卯臘月崇川書

府重刊木印

自序

凡例

讀春秋綱領

春秋識餘十六卷 抄本

國朝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臣徐秉義纂輯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五終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六

經部

孝經類

孝經述注一卷

文瀾閣傳抄本

明項霽撰

欽維聖明天子應天啟運肇造區寓薄海內外靡不臣順
首建宗廟報本追遠蓋將以孝治天下為子孫帝王萬世
之業也嗚呼盛哉于是內設臺憲以振風紀外置察司以
糾奸慝法至密矣江西為大藩府物盛人眾獄訟繁滋彰
善癉惡樹之風聲非學有經術廉慎明察者不足以與茲
選己酉冬乃命安君智來為憲副項君霽郭君永錫共僉
憲事受命陞辭玉音懇惻其所付任不亦重乎安君舊歷

顯仕有學有猷郭君由神童擢科第累任繁劇項君家世業儒隱居十有餘載克承父志著書立言其經濟之資蓋可想見矣余以盲病告老寓洪三君之來也迺不鄙而枉顧焉耳其言挹其氣雍容端重意藹如也他日憲從事劉君鼎承憲副之意而致辭曰項君之述作固多難以悉舉今姑取其集書內孝經註一篇將廣其傳蓋樂其有關於治道也敢祈一言以冠之余不得辭乃爲之言曰孝百行之原行仁之本也德修于身教成家國而化行乎天下此自然之理也故夫子稱舜爲大孝而武王周公爲天下之達孝然則帝王之治孰有加于孝乎漢文置孝經博士幾致刑措唐太宗以孝弟設科而死囚歸獄氣象雖殊理一而已後世教化不明彝倫攸斁民之犯法也非出于不知則出于不幸不揣其本一切以法繩之刑政日紊民乃不堪是以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也近草廬吳公以孝經分經傳正訛闕爲是書之旨粲然明白今項君又爲之註正與吳公互相發明其亦可謂勤已君以觀風行部所以發其所用之學迨將信而有徵安君又將鏡梓以播之使江西之民家有是書人有是德悖慢之俗除禮樂之習興所謂振風紀者將于是乎在由是推之天下四海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則堯舜三代之治必將權輿于此其于聖天子孝治天下之心顧不遑歟昭旣慕項君學術之正復嘉憲副公與人爲善之美于是乎書前提刑按察司副使臨川黃昭序

項霖自識曰此書孔子傳道與曾子本旨初言孝之綱領

始終及天子諸侯大夫士庶人之孝中復次第申言以紬
繹其義未言臣子及天下之通孝以終焉曾子門人記錄
尊之曰經凡十有八章舊本頗有錯簡今從古文更加次
弟訂正畧爲訓詁以便初學

五經總義類

經典釋文殘本一卷

宋刊本

元崇文閣官書

唐國子博士兼太子中允贈齊州刺史吳縣開國男陸德
明撰 存春秋左氏音義之六一卷蓋全書之卷第二十
也釋文自宋槧本葉氏影宋本外有通志堂徐氏抱經堂
盧氏兩本宋本謬誤觸目皆是徐盧兩家誠有撲塵掃葉
之功然亦有宋本不誤而今本妄改者如昭公傳二十八
年嬀姬注云本又作麗獻公代嬀戎所得蓋陸氏所據本

從女故標嬀姬因見別本有作麗者故注云本又作麗然
不敢改所據之本故仍云嬀戎此漢人謹守師承之遺習
也徐氏本誤嬀戎爲驪戎盧氏本同并據檀弓所載釋文
于本又作麗下添入亦作驪三字不知此乃禮記之釋文
非左傳之釋文也陸氏所據禮記本作嬀與左傳同故亦
標嬀姬別本有作麗者有作驪者故一一注明至其所見
左氏則止有從女不從女之別並未見有從馬之驪字也
且左傳所載釋文並無亦作驪三字嬀戎亦不誤不過誤
嬀姬爲驪姬耳盧氏何不一審之豈禮記所載之釋文可
據而左傳所載之釋文轉不足據耶然此猶有檀弓可據
也如定公傳二年敲注云苦孝反又苦學反說文作敲云
擊頭也字林扶同又一日擊聲也口交反又口單反訓

此敲云橫擿也又或作茅或作刺口交反徐本誤說文作
敲之敲爲敲誤橫擿之擿爲擿餘與宋本同案說文攴部
敲字訓擊頭攴部敲字訓橫擿則敲敲二字不得混而一
之矣又案左傳所載釋文說文作敲敲亦誤敲訓此敲云
此作從似長或作茅或作刺盧本改作或作擊或作搞案
盧氏考證云注疏本又或作擊或作搞作又作茅或作刺
大譌是則竟若釋文本作擊搞注疏本誤作茅刺也刺說
文訓擊與敲字同義茅或是矛字謂之大譌亦似過當夫
宋槧旣存葉氏影宋本卽從此出注疏本及徐氏本又與
宋本同則盧氏所見更無別本矣考證云云果何說也得
毋致後學無徵不信之疑歟又如哀公傳六年夏書注云
書無帥彼五常一句案論衡曰五常之道仁義禮智信也
則五常不誤傳十七年平公敬案史記齊世家作驚索隱
曰系本及譙周皆作敬宋淳熙本左傳亦作敬則敬字不
誤又勛也案十行本左傳作也則也字不誤徐本改五常
爲天常平公敬爲平公敖勛也爲勛地盧本俱因之是則
據今本之傳注改陸氏當日之傳注也得毋如臧君所云
失漢唐舊書之真歟至若昭公經三十一年童正徐本童
作重盧因之案檀弓與其鄰重注踦往注重當爲童是童
重一字也定公傳元年駕鷲徐本駕作駕盧因之案說文
無駕字山海經曰青要之山北望河曲是多駕鳥注駕宜
爲駕則駕卽駕可知傳四年祝佗大祝且夫祝徐本祝俱
作祝盧因之案祝祝古字通爾雅釋木釋文祝章木反本
今作祝漢濟陰太守孟郁修堯廟碑曰鞞磬祝圉此以祝

爲祝也北魏孝文帝弔比干碑曰搢祝融而求鳥兮此以
祝爲祝也袁公傳十一年繇役注云本或作徭徐本徭作
徭盧因之案禮記王制注不給其徭役釋文本又作繇則
繇徭兩字本通又梁粃注云粃以梁米爲之徐本梁作梁
盧因之案素問曰今禁高粱注梁米也又曰高粱之變注
梁梁也則梁本通梁傳十四年橋命盧本橋作橋案荀子
曰橋飾其性情注橋與矯通漢書儒林傳橋庇子庸史記
孔子弟子傳作矯此橋矯通之證也傳二十六年或蠱徐
本或作惑盧因之案或古惑字論語崇德辨惑釋文惑本
作或則或卽惑字不必定作惑也古人假借通用之字今
人已不盡可知茲乃并其可知者而悉去之則古字之僅
存者不幾於掃地盡歟以上諸條皆可訂正今本而臧跋

所未及故畧言之卷未有國子監崇文閣官書借讀者必

須愛護損壞闕失典掌者不許收受印記

元史仁宗紀曰
皇慶二年六月

建崇文閣于國子監明太學志曰崇文閣元藏書之
所春明夢餘錄曰國子監彝倫堂元之崇文閣也又有

子晉書印汲古得修綆兩印蓋元代官書後歸汲古閣者

臧氏手跋曰右毛子晉所藏宋雕釋文左氏一卷借自明

經長洲顧安道家雖斷圭殘璧然益足寶貴近通志堂徐

氏板出於葉林宗借絳雲樓藏本影寫余新見葉本知徐

本之妄改者甚多猶覺葉本亦有誤恨不及見絳雲樓真

面目而此卷當卽與錢本同今取以勘葉本旣皆印合并

多原板不誤而影寫誤者如定十四年橋李橋字作椎下

門此漢魏以來俗體故陸云依說文從木言當作橋爲正

也而葉徐本俱大書橋字則陸語爲贅矣哀八年水茲音

元本亦作滋子絲反因正作茲或作滋故陸氏隨字爲音
說文元部云茲黑也从二元春秋傳曰何故使吾水茲德
明定從之本與許君正同今注疏本作水滋與或本又合
因宋板滋字水旁模糊葉抄遂作茲字徐氏覺其難通也
反改正文水茲作水滋非特失漢唐舊書之真且乖陸氏
之音矣幸獲此本正之每葉魚尾上有字數大若干小若
干卷未有總數經若干字注若干字蓋亦六朝唐宋相傳
按勘欵式而此卷總數葉抄遺落故徐本亦闕至魚尾之
數葉皆未錄徐本則不分大小合計若干寔失其舊矣惟
魚尾下盡載全目則非式也以第一卷但題文一二字例
之則此卷當題文二十三字而世人或以爲瑣悉不足較
或反以全載爲是或病余之泥古試質之明經其與余見

合否也乾隆癸丑季秋臧鏞堂跋

九經疑難殘本四卷

淡生堂抄本

宋樵陽張文伯正夫編

原十卷今存目錄一卷總序周

易尚書毛詩四卷闕禮記周禮儀禮春秋論語孟子六卷
通鑑辨誤八引張文伯曰云云未知卽著是書者否所採
自正義外如葆光易解鄭氏周易疑難圖林歇四詩考異
明疑錄等書今皆失傳藉此得畧見崖畧中如說君奭序
召公不說曰召公之不悅者非爲周公也自有所不悅也
召公相文武成王三世矣至成王能自爲政則召公之年
已老矣而復尊以師保之任方功成身退之時而加以莫
重之寄爵位日隆任責日重非召公所樂也况召公已封
于燕身留相周而不得優游于國不悅之旨蓋爲此爾是

以周公勤勤作書以留之此君爽之書所爲作也其說實先儒所未及是亦可云有裨經義矣板心有淡生堂抄本

五字

自序

目錄卷八春秋後自識曰紹興甲子朝廷兼經先君鱣堂用春秋連取首選見有春秋王霸辨微板行一經義例顯然在目與我同志者欲收此書幸乞示教樵陽張文伯書嚴氏手跋曰宋張正夫九經疑難十卷竹垞先生經義存亡考云未見祇載其自序一篇按正夫名文伯經義考作伯文恐誤辛亥孟冬不佞游武林得是本於書坊僅首四卷乃山陰祁氏澹生堂抄本不佞近尋魏鶴山所著儀禮要義宋槧本于武林汪氏與此書皆竹垞未及見之書也

惜生不與同時不得與竹垞共欣賞耳嚴元照書

六經四書講稿六卷

舊抄本

朱黃仲元按

板心有繡佛齋藏本五字

四如先生事迹

莆陽吳源撰

仲元九世孫文炳跋

嘉靖丙午

四書類

論語集解十卷

日本舊抄本

述古堂藏書

魏何晏集解

中遇吾字俱缺首筆語字亦然豈避日本

諱耶每卷終注經若干字注若干字卷末有堧浦道祐居士重新命工鏤梓正平甲辰五月吉日謹誌兩行又有學古神德指法日下缺二字上一字似是逸字書一行學古神德當是日本人名措法未詳日下卽日本唐元宗送日本使日本高僧傳曰

太平勝寶四年藤原清河為遣唐大使至長安元宗觀使者趨揖有異乃號日本為禮儀君子國命圖清河貌納于蕃藏中及曰日下非殊俗是也見全唐詩逸日下下二字疑是歸賜詩

寫此書者姓名紙質破損不可辨矣正平係日本僭竊之號詳翁氏海村跋不更贅海外古籍世不多有矧述古舊藏敏求記詫為書庫中奇本者更二百年轉易數主仍歸吾邑且獲考其源流正其舛誤是亦邑中一嘉話也翰墨因緣良非偶然吾子孫其世寶之卷首卷末俱有虞山錢曾遵王藏書印記

何晏敘

黃氏手跋曰何晏論語集解十卷有高麗本此見諸讀書敏求記者也記云此書乃遼海道蕭公諱應官監軍朝鮮時所得甲午初夏予以重價購之于公之仍孫似遵王之言甚的矣其實不然余向於京師遇朝鮮使臣詢以此書并進行間所注字答以此乃日本書余尚未之信頃獲交翁海村海村著有吾妻鏡補舉正平年號問之海村云其年號正平實係日本年號並非日本國王之號是其出吉野僭竊其國號曰南朝見曰本年號箋據此則書出日本轉入朝鮮遵王但就其得書之所故誤認為高麗鈔本耳是書向藏碧鳳坊顧氏余曾見之後歸城西小讀書堆今復散出因亦以重價購得展讀一過信如遵王所云筆畫奇古似六朝初唐人隸書碑版不啻獲一珍珠船也原有查二瞻詩一紙僅黏附卷端茲命工重裝入冊記其顛末如此已卯中秋五日丕烈識

翁氏手跋曰己卯初夏郡城黃堯圃先生出示舊鈔何晏

論語集解筆畫奇古紙色亦古香可愛此書平曾於錢遵王讀書敏求記中見其目云遼海道蕭公監軍朝鮮時所得予以重價購之行間所注字中華罕有識者末云正平甲辰五月吉日未知正平是朝鮮何時年號平以高麗史海東諸國記考之俱無此號後見日本年號箋知正平乃日本割據之年號也按日本九十六世光嚴天皇丙子延元元年有割據稱南朝者於出吉野建都改元時中國元順帝至元二年歷四世五十五年而終正平是其第二世自稱後村上院天皇甲辰是正平十九年當日本九十九世後光嚴天皇貞治三年中國元順帝至正二十四年也夫海外之書槧本寫本所見亦有數種雖格式各國不同若行間有注字則惟日本所獨也朱竹垞跋吾妻鏡所謂

黠倭訓於旁譯之不易是也。是則此書斷為日本所寫無疑。不僅紀年之符合也。平曾有曰本著書目然所見不得十一。近日宋槧及宋元舊寫本日少一日。此書實繫舊寫。况又來自海外。正遵王所云書庫中奇本而平亦得共賞其奇幸甚。幸甚翁廣平識。

重廣陳用之學士真本入經論語全解義十卷

舊抄本

宋左宣德郎充館閣校勘太常博士賜緋魚袋陳祥道撰

自序

孟子傳二十九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張九成撰 原三十卷今佚末一卷

尊孟辨三卷續辨二卷別錄一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余允文撰

道不明由無公議也議不公由無真儒也冠圓履方孰不
爲儒誦詩讀書孰不學道必有得焉而後能自信必自信
而後信于人目或蔽于所見耳或蔽于所聞耳目之蔽心
之蔽也公議何有哉易曰問以辨之中庸曰辨之弗明弗
措也道之不明久矣辨其可已乎昔戰國有孟軻氏願學
孔子術儒術道王道言稱堯舜辭闢楊墨唱天下以仁義
聖人之道蝕而復明孟子力也孟氏沒斯道將晦七篇之
書幸免秦火後之讀其書者雖于時措之宜未能盡識至
其翕然稱曰孔孟豈可厚誣天下後世以爲無真儒無公
議哉噫道同則相知道不同則不相知蘭陵荀卿大儒也
以性爲惡以禮爲僞異哉其所爲道無惑乎不知孟氏併
與十二子而非之也本朝先正司馬溫公與夫李君泰伯

鄭君叔友皆一時名儒意其交臂孟氏而篤信其書矣溫
公則疑而不敢非泰伯非之而近於詆叔友詆之而逮乎
罵夫溫公之疑其意猶俟後學有以辨明之彼二君子味
是意其失至此人之譏誚不卹也豈以少年豪邁之氣詆
呵古人而追悔不及歟伊川程先生謂孟子有泰山巖巖
之氣象乃知非而詆詆而罵者殆猶煙霧翳興時焉蔽之
耳何損於巖巖余懼世之學者隨波逐流蕩其心術仁義
之道益混于是取三家之說折以公議而辨之非敢必人
之信姑以自信而已命之曰尊孟辨俟有道者就而正焉
隆興紀元初春望日建安余允文隱之序

續辨序曰余作尊孟辨出以示諸友或曰溫公之疑辨焉
可也李鄭之說不根奚足辨哉余曰子以李鄭二子名位

勲業之甲歟何爲不足辨彼亦文士也今欲明大道示至公苟於貴賤尊卑有所汰擇是亦徇時態之所爲其心已不公矣道胡爲而明又況常語折衷之文盛行於世陳次公且謂劉歆以詩書助王莽荀文若說曹孟德以王伯乃孟子一體以常語有大功于名教傳說亦謂孟子教諸侯叛天子爲非孔子之志盡信書不如無書之說爲今之害以常語不作孰爲究明如溫公之疑曾無稱述之者豈可謂此可辨而彼不足辨哉或又曰近世如何深之刪孟晁說之詆孟劉原父道原張俞輩皆非議孟子然皆不取信後學茲固不足辨如後漢王充著論衡而有刺孟篇近世蘇公軾作論語說而與孟子辨者學者誦習其書以媒進取者總總也可無辨乎余曰諾遂取王之刺者十蘇之辨

者八併辨之以爲尊孟續辨雖然孟子之書如日星麗天有目者皆知尊之豈待余之辨而後尊耶曰尊孟云者余自謂也有見聞與余同者當共尊之矣乾道八年夏六月甲寅寓東陽毋自欺齋書

蒙齋中庸講義四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袁甫撰

讀四書叢說八卷

舊抄本

元東陽許謙撰

案元史本傳載謙四書叢說二十卷蓋

本黃潛所撰墓誌銘也經義考云未見伏讀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云四書叢說凡大學一卷中庸一卷孟子二卷中庸闕其半論語則已全佚蓋世已久不見全書矣是本凡大學一卷論語三卷中庸孟子各二卷合八卷首

尾完整並無闕佚洵希有之書也惟與元史二十卷之數不符或經後人合并歟

吳師道序

讀四書叢說殘本六卷

元刊本

元東陽許謙 是本係元槧初印本凡論語上下兩卷中庸孟子各二卷闕大學一卷論語中一卷

四書待問二十二卷

舊抄本

臨江蕭鑑編 凡四書互義五卷論語七卷大學中庸各二卷孟子六卷注蒼菴者鑑所自作注自修者則龍江歐陽蒙所作也互義者以四書同異參互比較故曰互義明洪武三年初行科舉其四書疑問以大學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二節與孟子道在邇而求諸遠一節合為一

題問二書所言平天下大指同異見日知錄蓋沿元代經疑舊

制經疑者辨別疑似或闡義理或用考證非融會貫通迎刃而解者不能此互義所為作也所採凡朱子張宣公謝諤黃榦陳淳輔廣陳傅良陳孔碩蔡淵陳埴真德秀葉味道蔡模一十三家大率以朱子之說為主而以己意貫穿之于四子書頗多發明勿以場屋之書而忽諸千頃堂傳是樓兩家書目俱著錄經義考錢氏補元史藝文志止載八卷殆未見足本歟

自序 泰定甲子

蒼菴叢述序曰異時經義聲律之學之盛凡一題之出一卷之入則主司舉子將相與角其藝于拔新領異之域彼以難窮人此以巧應敵日長月盛顧亦安所底止哉一變

而閣束者四十年亦其勢之所必至者也晦翁固言之矣嗟乎自表章之詔下而四書之天定矣自吾幼時亦惟聲律是習方其汲汲於斯也日不暇給于四書乎何有當是時爲弟子而十五六間弗此之成也則父兄缺焉朋友弗齒之矣此豈有四書歲月哉余于是愧焉多矣今余以場屋陳人微倖昔者之一試而得與渝之士遊也亦天也爲妍爲傑往往于季課之間得之如月西蕭君南金蓋妍傑之疊見者也及盡觀其平日所爲疑類皆簡明峻潔本乎朱說而以己意貫之蓋邃于四書者也而他文稱是其用心亦勤矣且吾聞君甲寅賓興之初嘗貢于鄉旣而以漏字黜識者憾焉君獨亦自厲弗替嗟乎月西吾何足以知君吾所知者有四書之天在延祐丁巳中秋前三日長沙

李存謹書

蒼叢續抄序曰余在渝蓋嘗讀月西之文而寄吾意于編末矣又三年月西書來長沙復徵余敘言其續叢嗟乎月西其以余真足以知君哉自聖門稱顏子問寡問不能而後世之學者知義理真無窮物我真無間而爲學之律令格例始定此其爲百世之師也月西其聞風而興者歟吾愧君多矣淮陰侯功蓋一世而北面師其人此亦人道之常今人弗能耳吾何敢以爲月西多自吾少時嘗有志于上下四方弱冠之際先老猶多在而荏苒歲華怵惕世故自墮其身于空荒晦靄之域以至此幽閨無聊蘚苔可者一笑則撫髀浩歌擊壺欲缺反成狂疾亦徒爲旁觀怪驚而已吾知月西善學不以功名有無動其心惟知天理之

當盡吾知月西真能學顏子之學而爲僕者當虎帥以聽
吾知月西用意千載之上而
不足貴月西之文固當自有知者余之卷卷斯言所以表
君意之古而凡學者當如是也至治新元上巳邵陵冷椽
李存謹書

樂類

聖宋皇祐新樂圖記三卷 影寫宋刊本

朝奉郎前尚書屯田員外郎輕車都尉賜緋魚袋臣阮
逸承奉郎守光祿寺丞充國子監直講同詳議修制大樂
臣胡瑗奉聖旨撰 卷末有皇祐五年十月初三日奉聖
旨開板印造兩行

陳振孫跋

吳壽民跋 天歷二年

趙開美跋 萬歷三十九年

樂書二百卷目錄二十卷 元至正刊本

宋陳暘撰 迪功郎建昌軍南豐縣主簿林宇冲校勘 缺
序目及卷一至卷三三卷抄補

宋自藝祖基命順應天人太宗集統清一文軌真宗懿文
倬彼雲漢仁宗深仁天地大德英宗廣淵克肖四聖至于
神宗厲精天綱發憤王道丕釐制作緝熙百度集五朝之
大成出百王而孤雄聲明文物煥乎有章相如所謂五三
六經之傳揚雄所謂泰和在唐虞成周不在我宋熙豐之
隆其將焉在於是太常博士臣陳祥道上體聖意作爲禮
書一百有五十卷其弟太學博士臣暘作爲樂書二百卷

然未就也至哲宗時祥道以禮書獻至徽宗時暘以樂書
獻中更多難二書見之者鮮焉今年二月丙子朝奉大夫
權發遣建昌軍事三山陳侯岐送似樂書一編且以書抵
萬里曰岐學殖荒落稽古刺經則岐豈敢然幼師先君樞
密嘗因請業而問焉曰士奚若而成於樂先君曰聖門之
樂驟而語未可也抑從先儒而問津焉則鄉先生陳公晉
之有樂書在小子志之岐自是求其書老而後得之舒鼎
昭兆不足爲古權幹紀虧不足爲珍然不敢私也是用刻
棗與學者公之願執事發揮而潤色之以詮次于先生序
篇之左方俾學者有稽焉萬里發書披編而三讀之蓋遠
自唐虞三代近逮漢唐本朝上自六經下逮子史百氏內
自王制外逮戎索網羅放失貫綜煩悉放鄭而壹之雅引
今而復之古使人味其論玩其圖忽乎先王金鍾天球之
音鏘如於左右也粲乎前代鷺羽玉戚之容躍如於前後
也後有作者不必求之於野證之於杞宋而損益可知矣
讀之至女樂之篇曰女樂之爲禍大矣齊人遺魯孔子行
秦人遺戎由余去晉出宋禕帝疾愈虞受二八邦政亂則
執編而嘆曰鑠哉言乎其有國者之膏肓而醫國者之玉
札丹砂乎斯人也不有斯疾也上也斯人也有斯疾也而
服斯藥也次也斯人也有斯疾也而吐斯藥也無次矣慶
元庚申通議大夫寶文閣待制致仕楊萬里序

尚書禮部近惟建中靖國元年正月九日敕中書省禮部
侍郎兼侍讀寶錄修撰趙挺之劄子奏臣聞六經之道禮
樂爲急方當盛時所宜稽考情文以飾治具然非博洽該

通之士莫能盡也臣竊見祕書省正字陳暘著成樂書二百卷貫穿載籍頗爲詳備陳暘制策登科其兄祥道亦著禮書講閱古今制度曲盡元祐中嘗因臣寮薦舉蒙朝廷給筆札畫工錄其書以付太常寺今暘所著樂書卷帙既多無力繕寫以進臣欲乞依祥道例特賜筆吏畫工三五人寫錄圖畫進獻如蒙聖覽以爲可采乞付太常寺與祥道所著禮書同共施行取進止正月八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奏本部尋下太常寺抄錄到元祐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敕中書省臣寮上言曾論奏乞朝廷量給紙札及差楷書畫工等付太常博士陳祥道錄進禮書未蒙降敕指揮方今朝廷講修治具以禮書爲先臣切知所撰禮書累歲方成用功精深頗究先王之蘊然而卷帙浩大又圖寫禮器之屬不一祥道家貧無緣上進伏望聖慈特降指揮量給紙札并差楷書三五人畫工二人付祥道處俾圖錄進以備聖覽必有所補取進止十二月二十二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奏內楷書許差三人畫工一人須至公文牒請照會施行謹牒

建中靖國元年正月二十七日牒

進書表曰臣某言臣聞百王之治一是無上文明六經之旨同歸莫先禮樂將光華於盛且必若稽於大猷固豈小臣所宜輕議臣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臣竊以禮因天澤而制樂象地雷而成實本自然非由或使帝王殊尚不相襲而相沿文質從宜爲可傳而可繼自商周之損益更秦漢而陵遲樂謝夔龍音流鄭衛浸廢修聲之瞽上下何幾更

乖旋律之宮尊卑莫辨或指胡部爲和奏或悅俗調爲雅
音二變興而五序愆期四清作而中氣爽應欲召和於天
地其道無繇思饗德於鬼神何修而可是故稽度數以適
正省文彩而趨則勿用夷以亂華罔俾哇而害雅息諸儒
好異之說歸大樂統同之和自然百獸舞庭符虞帝九成
之奏四靈覽德顯周王六變之功恭惟皇帝陛下席奕世
積累之基御百年富庶之俗恩涵萬國之雨露威霽四夷
之雷霆期月之間大功數十寰海之內萬物盛多將畢入
於形容宜莫如於制作斯文未喪俟君子而後成與治同
興豈腐儒之能預如臣學非精博才昧變通黽勉父兄之
義方寤寐聖賢之彝訓夷考治世之成法紹復先王之舊
章志大而心愈勞力多而功益少閉孫敬之戶餘四十年

廣姬公之書成二百卷入多嗤爲傳癖世或指爲經癡自
言皓首而不疑孰意近臣之過採囊章朝奏俄簡在於宸
衷筆札暮頒靡遐遺於瞽說雖無俾於國論庶有紹於家
聲私竊爲榮居慙浮實敢擬倫於玉爵甘並質於瓦甌仰
瀆離明俯增震恐萬幾多暇儻垂甲夜之觀一得不遺願
贊太平之化臣所撰樂書并目錄二百二十卷謹繕寫成
一百二冊隨表上進以聞臣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宣
德郎祕書省正字臣陳暘上進

自序曰臣聞先天下而治者在禮樂後天下而治者在刑
政三代而上以禮樂勝刑政而民德厚三代而下以刑政
勝禮樂而民風偷是無他其操術然也恭惟神宗皇帝超
然遠覽獨觀昭曠之道革去萬蠹鼎新百度本之爲禮樂

末之爲刑政凡所以維綱治具者靡不交修畢振而典章
文物一何煥歟臣先兄祥道是時直經東序慨然有志禮
樂上副神考修禮文正雅樂之意旣而就禮書一百五十
卷哲宗皇帝祇遵先志詔給筆札繕寫以進有旨下太常
議焉臣兄且喜且懼一日語臣曰禮樂治道之急務帝王
之極功闕一不可也比雖籠絡今昔上下數千載間殆及
成書亦已勤矣顧寤寐在樂而精力不逮也屬臣其勉成
之臣應之曰小子不敏敬聞命矣臣因編修論次未克有
成先帝擢實上庠陛下陞之文館積年于茲著成樂書二
百卷曲蒙陛下誤恩特給筆札俾錄上進庶使臣兄弟以
區區所聞得補聖朝制作討論萬一其爲榮幸可勝道哉
雖然纖埃不足以培泰華之高勺水不足以資河海之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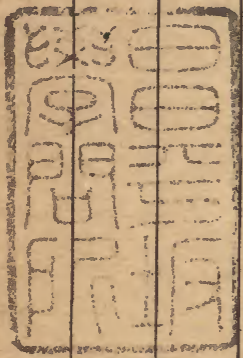
亦不敢不盡心焉爾臣竊謂古樂之發中則和過則濫三
才之道參和爲冲氣五六之數一貫爲中合故冲氣運而
三宮正焉參兩合而五聲形焉三五合而八音生焉二六
合而十二律成焉其數度雖不同要之一會歸中聲而已
過此則胡鄭哇淫之音非有合於古也是知樂以太虛爲
本聲音律呂以中聲爲本而中聲又以人心爲本也故不
知情者不可與言作不知文者不可與言述况後世泯泯
勞勞復有不知而述作者乎嗚呼樂經之亡久矣情文本
末湮滅殆盡心達者體知而無師知之者欲教而無徒後
世之士雖有論議亦不過出入先儒臆說而已是以聲音
所以不和者以樂不正也樂所以不正者以經不明也臣
之論載大致據經考傳尊聖人折諸儒追復治古而是正

之囊括載籍條分彙從總爲六門別爲三部其書冠以經義所以正本也圖論冠以雅部所以抑胡鄭也經義已明而六律六呂正矣律呂已正而五聲八音和矣然後發之聲音而爲歌形之動靜而爲舞人道性術之變蓋盡於此苟非寓諸五禮則樂爲虛器其何以行之哉是故循乎樂之序君子以成焉明乎樂之義天下以寧焉然則樂之時用豈不大矣哉繇是觀之五聲十二律樂之正也二變四清樂之蠹也蓋二變以變宮爲君四清以黃鍾清爲君事以時作固可變也而君不可變太簇大呂夾鍾或可分也而黃鍾不可分既有宮矣又有變宮焉既有黃鍾矣又有黃鍾清焉是兩之也豈古人所謂尊無二上之旨哉爲是說者古無有也聖人弗論也其漢唐諸儒傳會之說歟存之則傷教而害道削之則律正而聲和臣是敢辭而闢之非好辯也志在華國義在尊君庶幾不失仲尼放鄭聲惡亂雅之意云爾臣謹序

合刻禮樂書後序曰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爲急吾夫子刪詩定書之餘拳拳以贊禮樂爲務夏殷之禮類能言之而以文獻不足徵爲可惜周之禮今用之則曰吾從周及其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皆曰聖人約魯史修春秋而不知筆削本旨所以推行周公之禮樂至贊周易則以上天下澤之履雷出地奮之豫爲天地自然之禮樂而夏時殷輅周冕韶舞無非宗廟之美顏淵亦與聞焉嗚呼聖人討論禮樂至於如是至矣盡矣蔑以加矣遭秦滅學漢儒掇拾百孔千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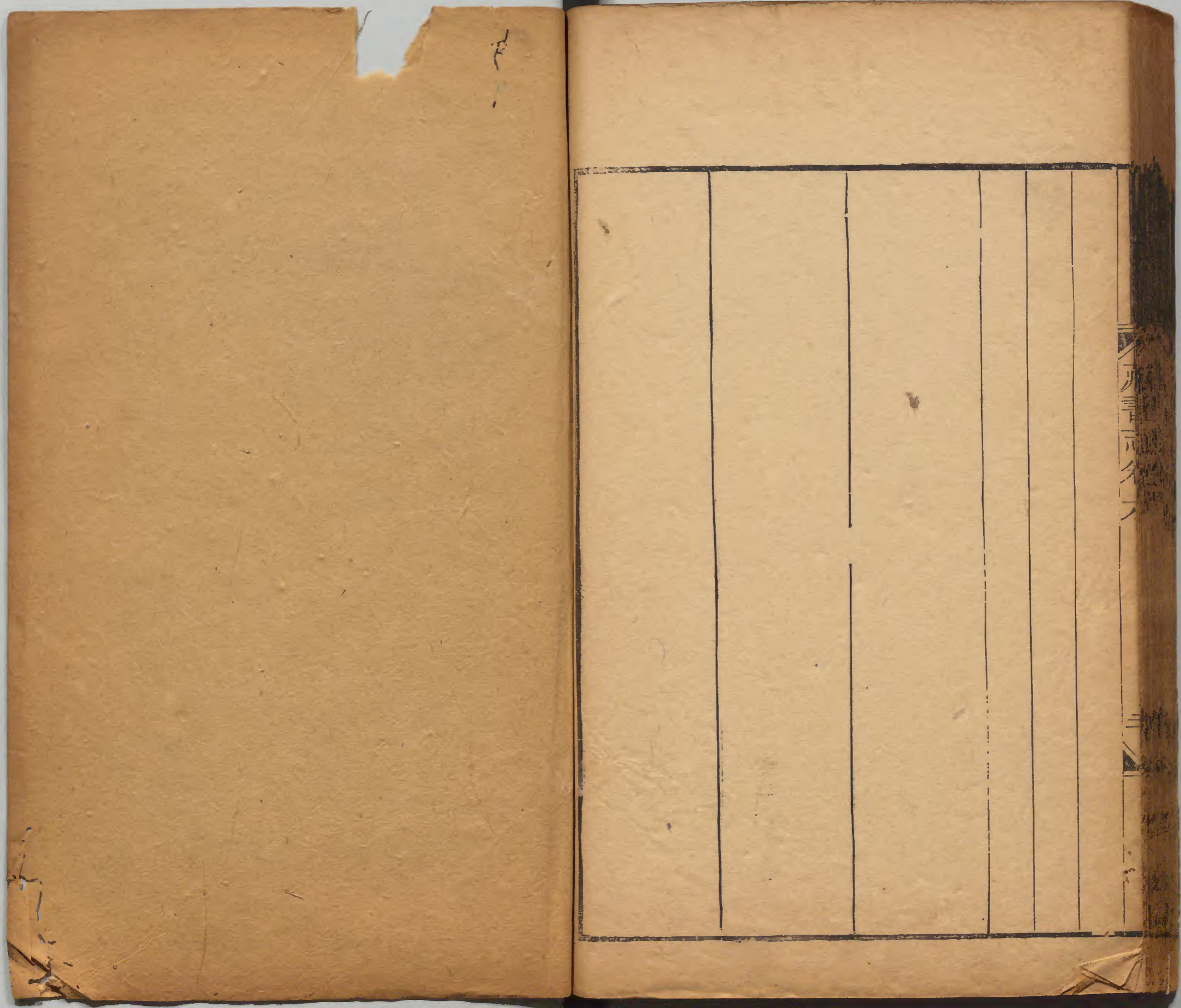
後世者無幾

宋儒陳氏兄弟潛心考古悉意稽經講求有用之學凡唐虞三代禮樂名物度數與其所以制作之由靡不具之圖說先儒疏義寸長片善搜抉無遺非徒區區好尚竒古務資博洽其命意則曰茲實聖人斟酌帝王之典立萬世常行之道形爲器服寓於文字有天下國家者推而行是則納民軌物陶世雍熙有不難者矣吾閩憲府僉憲前進士趙公宗吉先生購求善本首命鋟梓于學賓幕經歷前進士土可行君知事前國學貢士允中張君董成其事爰馳一介謁序于翰林肝江伯生虞公庶幾他日朝廷采而用之則古禮可復今樂可變甚盛舉也抑愚聞之禮樂必俟君子君子學道則愛人昔公西氏志宗廟會同端章甫爲小相則夫子與之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則莞爾而笑今憲府得賢遺文不隊抑可謂大有功于聖門哉至正丁亥秋七月辛丑福州路儒學教授郡人林光大謹序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六 終

天保三



ノ
列
言
示
分
六

